



唐克文丛
贾平凹散文

贾平凹著

风里喷呐

我出生在一个二十二口人的大家庭里，自幼便没得到什么宠爱。长大体质差，在家干活不行，遭大人唾骂；在学校上体育，争不到篮球，所以便孤独了，喜欢躲开人，到一个静处坐地……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I267/6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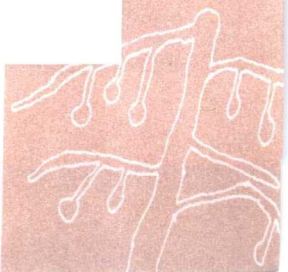
风里 唢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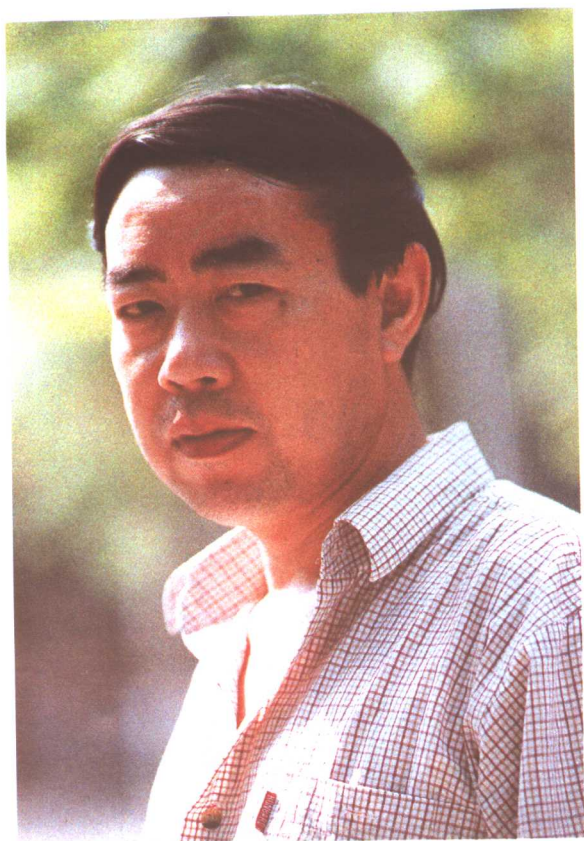
贾平凹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413436





我出生在一個二十二口人的大家庭裏，自幼便沒得到什麼寵愛。長大體質差，在家幹活不行，遭大人唾罵；在校上體育，爭不到籃球。所以，便孤獨了，喜歡躲開人，到一個幽靜處坐地……

賈平凹

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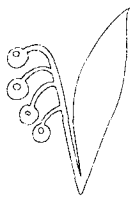


贾平凹

私营书店在西安出现后，我为许多店写过牌子——我喜欢为茶馆和书店写牌子——最早的一块是“天籁”，次之就是“天德”。“天籁”的老板我认识，红火过几年后倒闭了，据说他背负了牌子离开了店，再不知了去向，而“天德”却从此声名日起，先是在城郊经营一角小店，后发展到城里，规模已经相当地大。但是，我却一直未与老板晤过面。今冬鬼节刚过，鹤坪先生来寻我，谈起“天德”的老板想见我，这当然好，于是，我们就坐在了——一间小屋里吃起茶。老板叫左军，个头不高，和我一个类型，胡须却非常好。我当时抽着烟斗，一时想，他如果也用烟斗，样子就极像是三十年代北平城里的文化人了。

有好茶好烟，和有趣味的人说话，那个下午过得很愉快，我夸奖左军经营有道，创出了古城私营书店的名牌，多少有点江河日下斯文当空，他感谢我题了店名，甚至说：我欠你一笔人情债哩。后来，他就谈到他的设想，原来他有一套相当大的计划，即以“十元丛书”的形式出版发行一批读物。首先选中了我的散文。我明白了他之所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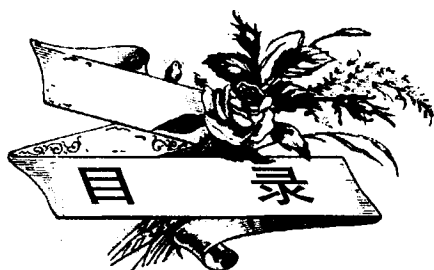
风
里
喷
呀



能到今天，他是一个有长远目光的人，心存大志又极力把小事做好。“十元丛书”的设想不是一时的冲动和谋利的短期行为，他要把“天德”办成一个名店，以书店在古城的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树立一个文化人的形象。他当然首先是商人，设想是建立在市场需要上，而且大的行动是在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——我想起了金钱可以使人大气的话——但毕竟在目下图书市场极其混乱，盗版泛滥，偷税肆行，原始积累十分残酷和恶劣，像他这样“乱世要当英雄”的书店老板仍是少有的。我们的合作几乎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就达成了。

我的书遭受盗版和私自编印的噩运多多(经见到了许多品质低下的人)，也以各种版本出版了相当数量，但私营性质的，系统地把散文出版小册，这是第一次尝试。以左军的意思，这套书将面向更年轻的读者，更易于购买和阅读，如果效果不错，将每年推出一批，以致蔚然成观。但愿如此！在欣然写下这点感慨时，我想起了两句话，一句是刻在山崖上的一位古时不接受入朝的隐士的“野心被白云纠缠”，一句是我曾写过的条幅：“天德清正。”

1998年12月1日午



童年家事	1
干爹娘小史	89
我不是个好儿子	105
哭婶娘	111
祭父	117
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	128
我的小学	132
初中毕业后	138
风筝	150

童年家事



题 记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童年的家事永远都在闪烁着斑斑驳驳的色彩；我怀念着那个孩提的年月，怀念着那个家庭，但我终是不明白，在我那个时候，为什么就没有现在的思想呢？而那个可爱的家庭为什么竟没有继续了下来？！

上

一

风
里
啾
啾

按规律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应该是大年初一。可是已经过了一个月，我还没有生下来。一家人便吓得颤颤兢兢的了。娘呆在祠堂里，终日抱着个大肚子，没人处就哭，哭一气了，就又咒我；婆和三个婶子就守在旁边，一步不离地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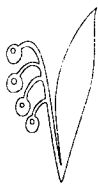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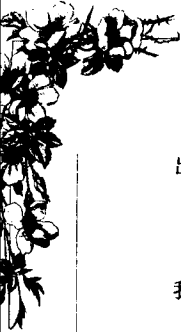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瓜熟下蒂便会落的……”

娘说：

“要是个不熟的瓜呢？”

“咱就在这儿等它个一年半载，他敢不出来？曳也得曳





出来!”

娘听了，又哭起来了：

“这冤家怕是要来收我的命儿的。让我回去吧，要死我死在家里。”

婆忌讳说这话了：

“不许胡说！傅先生的话还会有错儿？”

傅先生是南阳沟里一个阴阳师，娘刚怀上我的时候，他就来过家里看过风脉。在我上头，娘生过两个孩子，白白胖胖的小子，可都没留住，傅先生说是宅向不好，让娘搬住到祠堂里来生我。

婆又跪在堂前烧起香了，双手合在额前，一眼一眼看那香烟熏蒸起来，袅袅地抖，便对我父亲和大伯说：

“咱祖祖辈辈没做亏心事，咱会安宁的；为了保险点，你再去请傅先生一趟吧。”

父亲他们动身走了，天就下起雨来了。一时远山飘渺，近岭如墨，那祠堂门前诺大的荷塘里，风在不定方向地刮；雨脚匝匝，踢出一塘的水泡儿，冬日里的枯荷残叶，特意儿是留下听雨声的吧？娘歪在窗前，突然肚子就不自在起来，一扭一扭的疼……

雨下得更大了，河里开始涨水。眼见洪水扑过堤堰，漫了村前的河湾；半夜里，水就进了村。一村人都惊慌了，扶老携幼地往村里高处跑，祠堂门前一时就黑压压的挤满了人。哭喊声，叹息声，骂天声，使本来就不安宁的祠堂，空气越发烦躁了。婆把东西全拿了出来：油布，雨伞，被单，蓑衣……让人们顶在头上，但无论如何也不让外人走进祠堂一步，就拿一撮红线挂在门环上了。

娘肚子开始揪着疼，疼得打滚儿的叫，汗水湿了头发，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，先是咬着被角呻吟，后来连呻吟声也没了，咬得满嘴滴血。守在一旁的大婶，心疼得直抹

眼泪，婆把她支去烧水了：

“没出息！让老三来守。不疼能生下来吗？快了，快了！”

雨还在下着，屋檐吊线的，一声闷响，谁家的照壁泡坍了；打闪中，一头死猪从河上漂过来。人们叫了一声，就哗地闪开一条路来：大伯背着傅先生，父亲在一边撑着雨伞，气喘吁吁地赶来了。突然间，三婶就从里边着疯一样地冲出来，大喊大叫：

“生下来了！生下来了！是个小子啊！”

这时候，天已亮了，正是阴历二月初二。

二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家里人都说：这孩子是骑着龙头来的，要不就多孕了一个月？要不偏不偏生在这一天？要不无故二月里发了这么大的水？

夜里，雨便歇了，水也退了。村里人都搬回家去住，家家刮着院里的泥水，放一串鞭炮，就噼噼叭叭爆起炒豆儿吃，我和娘也搬回来了，我裹着红布，娘披着红头巾，像迎回来了菩萨。婆立即宣布：把她的糖罐抱到娘的炕上；家里的鸡儿下了蛋，别人便不准再吃一颗；叮咛想吃什么，就做什么，谁要委屈了娘，“我是不依的！”她说，“要不服的，你也去生个龙种来嘛！”

我父亲排行老四，娘是最小的一个儿媳。过门五年了，两个孩子都没留住，这在乡下，是件很丢人的事情。父亲又常在外教书，她便少不了被人白眼：哼，你能干了什么呢？连个娃娃都不会生！婆虽然疼她，但也常常对她说：

“你身子没有不舒服的吗？”



风
里
喷
呐





“……很好，娘。”

婆就皱皱眉说：

“你公公没福，搭解放那一年下世了，咱逢上好世道了，日月盛起来……我老了，活什么呢？就活个孩子的，现在九个孙子了，再有一个就是整数了……”

娘就立即明白了，愧得脸色绯红。

婆说：

“你拾掇拾掇，过罢清明了，你到老四学校去吧。”

娘便去了。住了一个多月，回来了。这天日头很暖和，婆在院子里织布，娘帮她在捶布石上捶线，捶着捶着，娘心里就一阵恶心，说：

“娘，你陪我去一次卫生院吧？”

婆“啊”了一声，忙过来问：

“头疼？”

娘不言语，低了头。

“胃疼？”

娘摇摇头，耳根下冲起一点红。

婆突然叫道：

“莫是有喜了……啊，啥时感觉的？”

“前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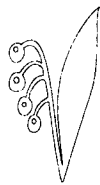
婆将娘一把搂了，夺了棒槌甩在门口，用指头点着娘的额颅骂道：

“死鬼！为什么不给我说？谁叫你擂棒槌，你是要把他擂下来吗？！”

娘开始什么也不做了，慢慢肚子凸起来，闲着没事，婆就领她去地里看看庄稼长势，到四邻人家逗逗趣儿；娘不去，婆说：

“羞什么？那脸才有盆子大哩！”

父亲请假回来，笑她是“骄傲的将军”。大婶和二婶





很是不服了，曾讥笑着对父亲说：

“哼，我们生了三个四个的，也没这个福分！天下老，向的小。你媳妇怕是要生龙养凤了呀？！”

果然就生下个龙儿来了。

这天夜里，婆一定要二婶去炒三升豆儿，一家人都在中堂里坐了。除了娘和我外，四个儿子，三个媳妇，九个孙子，三个孙女，满当地坐在婆的脚下，她让取了秤，将我称了，报说是八斤三两，就笑着说：

“好重，好重！方圆四湾十六村的，谁家生养这么重的？东村刘来顺家，说养了个四斤二两的，那真是个精光老鼠嘛！现在一家人都齐了，给咱孙子起个名吧。”

大家就起了好多，大伯说：排行第十，就叫个“十娃”。三伯二伯说：孙子辈里，都是太贵、太顺、太来、太民的，就叫个太水吧，活该今年发了这么场大水。婆却说不好，征求娘的意见，娘说：

“让他爸起吧，人家咬文嚼字的，查查字典上有什么好名儿？”

父亲便在灯下翻字典，但不是太文了，便是不顺口，婆就摇头。三婶就对婆说：

“这孩子是做婆的心蛋蛋肉，虽是做父母当伯婶的，也不一定起得好，还是老人家起一个吧。”

婆说：

“这老三家就会说话！我一个老婆子了，还能起个什么呢？”便抓起一把炒豆儿投在嘴里，嘴里已经没了牙，嚼了几下，就又囫囵吐出来，又投几颗在嘴里，说：

“这孩子排行是十，又有二月二生的，就叫十龙可好？”大家便一哇声地叫绝。三婶说：

“妙！妙！又顺口，又有意思，活该是奔着老人家才来投胎的！明日嚷出去，村里往后生了孩子，怕都来找娘起名

风
里
喷
呐





了！”

婆就乐得什么的，在院里烧纸敬了神，又放了一通鞭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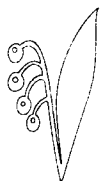
三

年景很好，发了一场水，反倒给麦田壅了一层肥泥。三月搭上春，麦苗就起身了。去年村里转了高级社，当年落了好收成，家家有了二担压底粮，眼瞅着今年麦苗这般好，人心里都说说不出的滋润。婆又是个极排场的人，旧社会儿女多，世道不好，一年到头在嘴上挖抓不过来，心盛也是无奈。现在，爷不在了，一家大小二十二口，她是主儿，总要在村里闯个名儿什么的，便思想为我办个热闹满月。主意拿定后，这天夜里，她把大伯和三婶叫到她的睡屋里，说：

“离了你爸，眼瞧着五年多了，家里没个外头人，咱娘们儿总使这个家没败下去，倒光景越来越走上坡路了！眼下家口这么重，我毕竟是妇道人家，手脚也一天不济一天的，全靠你两个帮我。我想给十龙过个满月，趁机会待一下亲戚朋友，街坊四邻，也不亏给你爸爸争个名儿，你们心下怎样？”

大伯是一个经世面的人，早年爷在世的时候，逃壮丁到铜川下过煤窑，后来就回来做生意，走过西安城，下过南阳川，在村里很有些头面。父亲一直在外教书，三伯又在乡政府当文书，二伯偏是个嘴头没话的下苦人，所以，家里一应外边事情，就全由大伯支应了。当下听了婆的话，便说：

“离了爸，村子里的人都说这家人是完了，咱反倒过得红火！老三、老四干公家事，都是人面前走动的人物，我





是粗人，但在村里也不看谁眉高眼低的，一家大小出了门，谁个不英英武武的？十龙过满月，这么大个家，就得像个样儿，不敢叫外人耻笑了。至于待多少客，还要看家当而定，家里有多少粮食呢？”

三婶扳着指头，说：

“饭稻三担，酒稻担五，麦子大柜里还没动，瓮里的前一月后巷来借了二斗，总共算起来是四担，包谷六担，小米四斗，养麦斗二，窑里存的五百斤洋芋一个没动，还有两坑红白萝卜，一棚白菜，蓖麻油一桶，棉籽油一桶，大宗的就这些了。”

才伯想了想说：

“不是多宽余的，这烟呀，酒的少不了几十块，柴也是个问题，还有油、盐、酱、醋的，一动弹花钱就像淌水似的……”

才伯就说：

“这好办。做几座豆腐，水菜就对付了，槽上两头猪，杀上一头，肉也有了，油也有了，烟酒花上五十元，二十斤粉条十五元，木耳黄花十元，小麻调料就算五元，再买两担引火柴四元，再计算上其他零花十元，一共是不到一百元。娘手里还有一百元，足足过一个好满月了……”

婆就叫道：

“让你管家，你倒这么清白！连我手里的钱一分一文都知道？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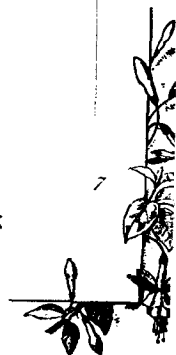
三婶撇了撇嘴说：

“我要是不清白，你倒骂我肉饹；如今我替你操心，倒叫你嚼起不是了！”

婆便笑起来了：

“哟，谁敢嚼你不是？这一大家人活该兴旺，就出了你

风
里
喷
呐





这个管家子！”

三婶就说：

“瞧娘说的，要不是你给我撑腰，我能管得住谁呀？人多口杂的，你软了，他把你当软面儿捏，你硬了，就有人骂你是凶死鬼！”

这当儿，二婶给婆端了晚饭进来，听了不高兴，说：

“他三婶，孩子那日说了你一句，你别放在心上，家里你是握勺把的，谁敢不听你的？”

三婶便说：

“我哪一处不对，谁都可以说，反正好了大家好，败了大家穷，上有娘在，我只是替她少睡会觉罢了。”

婆问二婶：

“今黑什么饭？”

“糊汤煮洋芋。”

婆生气了：

“烧湖汤还煮什么洋芋？山吃海吃的，一顿吃了，下一顿把嘴吊起来呀？”

二婶不敢言语，放下碗，退出去走了。

大伯一直还在考虑着办满月的事，这时猛一拍手说：

“糟了，糟！”

婆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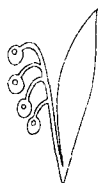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糟了？”

大伯说：

“这硬柴火还没计算，集上买吧，一担二元，总得二十担哩！”

三婶说：

“这我也想了，坡根咱家那棵柿树，这几年不太结柿子，把那枝股砍了，一来让树聚些新枝，二来不就几千斤柴禾了？”



婆便高兴了，筷子一敲碗沿说：

“这鬼管家的，倒比男人厉害，什么都想得周到！”
三婶就说：

“这是给咱十龙过满月哩，娘看他银蛋蛋，做婶的就要看他金蛋蛋哩！”

婆乐得呵呵地笑起来了，立即将一家人叫到一起，把过满月的事说了，又各人分了工：大伯去请亲戚朋友，街坊四邻，二伯砍伐柿树，大婶去做豆腐，二婶去淘萝卜，洗洋芋，爸爸去买烟打酒，置一揽子客货。分工末了，婆说：

“一应大大小小，他三婶经管，各人都往勤快些。这场喜事，只许办好，谁也不能给咱家丢人！”

四

三月初二，一起床；婆早早就到娘的房子来，用三尺红布将我裹了。吃罢早饭、客人就接二连三地来了，院子里哗哗剥剥不停地响着鞭炮。大伯是一直站在大门口的，进来一个，双手抱个拳、接了礼笼儿；中堂的柜盖上，就开始摆满了面鱼，面虎，挂面、灰面，红糖，项圈，三尺花布。来客们走进来，给婆道个万福，便抱着我看一番，说：

“哟，真胖！”

“一生下来就八斤三两哩！”婆说。

“真是龙种！头多大！”

“长得有些像他爸哩！”婆又说。

“他爸是教书的，将来怕要比他爸的本事更大哩！”

“真想不通，他倒投胎到我家来了。”婆再说。

“哈，都是你做老人积的德嘛！”

婆就乐得什么似的，等屋子里的客人挤得满满的，就



风
里
喷
响





把我抱在案桌上，在我面前摆了算盘、剪刀、镰刀、书本、笔、让我去抓。屋子里就静得没有了一丝儿声了，我眼光落到镰刀上，就“嘘儿”“嘘儿”地有人担心，婆的脸色都憋红了。但我没有摸那镰刀，目光又盯到书本前，手胡乱扬过去，婆就一把将我和书本抱起来，叫道：

“是个念书的，是个识字的！”

四周的人就一哇声地说：

“真是他爸的娃了！”

“早就知道他要抓书的！”

“瞧那模样，哪儿像是下苦的人呢？”

立即，我在无数只手上旋转着。二伯的小儿子太顺，我的第七个哥哥，挤了进来，硬要抱我，还把我脸贴在他脸上，说：“我比他白，他是黑蛋！”

二婶一把就把他拉起来，在他脸上打了一个耳光。吃饭开始了。

我外婆家的都坐在我娘的房子里，三伯他们乡政府的客是高红漆桌子摆在中堂上的，院子里，就是一揽子众亲众邻了，一共坐了三十席。三婶在厨房指挥上菜端饭，大伯在外面敬烟敬酒，爸，二伯，几个大哥们穿梭往来地送上热饭煎菜，换下残汤剩水。那菜极多：红烧肉，白打肉，粉蒸肉，排骨肉，炒粉条，汤豆腐，黄豆芽，苜蓿汤，洋芋丝，萝卜片……一盘接着一盘，一碗紧着一碗。一时间，碰杯声，扒饭声，喝汤声，嚼菜声，打嗝儿声，喊声，笑声；人人嘴上闪光，头上冒汗，满院子已经热闹得不同一般了。

大伯是一直站在院中的，不停地喊：

“水酒甜饭，大家都往饱里吃哇！”

这时候，二婶在大门口和人争吵起来，接着就呼呼地关门。婆赶忙跑过来问，二婶说：



“有几个要饭的，给了一块馍，却还不走，说是要道喜，道什么喜？还不是为了吃饭！”

婆就骂道：

“你关了门挡喜呀？难得人来道喜，吃咱一碗甜饭，就把咱吃穷了？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坯子。”

二婶娘家在大深山里，最见不得人说她没见过世面，知道婆婆生了大气，不敢作声，当着众人面羞得脸红，将门打开了，便钻进厨房再不出来了。

眼看着客人们都吃得八九成了，三婶才走回房里，洗了脸，梳了头，走到娘的房里，一把抱了我，对我的外婆家客人打招呼：

“都要吃好！吃得越多了，我龙娃才越有福分！”

姨就端过一杯酒说：

“她三婶，亏你忙了一天，敬你一杯吧！”

三婶说：

“好，我就替我龙娃喝一杯！”

热酒下肚，脸便红起来。她越发来精神了，敬这个，让那个，惹得一房子的笑声。末了，走到院里，把大婶拉到一边，说：

“你坐在大门口去吧，过会散席，人多手杂的，注意村里哪个不争气的揣了什么走。”

风
里
喷
呀

五

过了满月，父亲就打整行李要返校了。在家一个多月里，他似乎是家里显得最清闲的人，一应粗细轻重之活，婆都不让他去做，专让他在娘的房里伺候什么的。但他对我很淡漠，对娘也没有多少话说。一坐下来，就抱着厚厚的书看，看完了，就在娘房子那头的木床上睡觉。这床是临

